

我的十多个农场砖瓦厂的同学集体去美国旅行,回来后都夸耀在那儿大蒜头的完美安排。他们夸耀的神情里都是喜欢和佩服,而我听着,也是满心呼应。我根本没有随同一起去,呼应些什么?可我就是满心呼应了!有的人,如果你在十几岁、二十几岁的时候见过,有过细致察看,真切往来,那么察看到的几乎就是他的后来,后来涌满的也是从前味道。他如果十几岁、二十几岁时是稳健的,细致的、一丝不苟、没有任何花里胡哨,那么他几乎一生也就可以这样实在、可靠,虽然热情得不奔放,但是那温暖却一定能令你呼吸得轻松、湿热。

大蒜头姓黄。我一直不懂他们学校的人为什么喊他大蒜头。他们是高中生,我们是初中生。当我们背着行李在秋天的九月呼啦啦到达农场的时候,他们已经在那儿生活了一些日子,正倚老卖老地靠在各自宿舍门口看着我们,心里一定在想:看看这群小赤佬,一副幼稚相!

看故事·爱故事·编故事

王瑜明

很小的时候,我就非常爱看故事,《新民晚报》的“市井故事”版面是每期必看。1997年起,“市井故事”曾出过一套精选,当时刚上初中的我,特地去买了好几本,现在家里能翻到的有《推销小姐历险记》《阿王的“狗生意”》《神奇的保龄球小姐》等。只记得一个个故事引人入胜,让我爱之如宝,欲罢不能。

十多年后,我大学毕业,来到新民晚报社工作,进入副刊部,接手的版面就是“市井故事”,这给我的感觉似乎有点“重操旧业”,心里也暗自高兴,已经看了十几年的“市井故事”,现在终于能大显身手一番,自己选故事,编辑我最喜欢的“市井故事”版面了。

“市井故事”版面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和作者群,每天都能收到大量来稿,其中不少来自全国各地,有专业故事家的,也有草根故事家的,这些故事家写出一篇篇“看得懂、记得住、讲得出、传得开”的脍炙人口的好故事。

“市井故事”版面的“新上海·角落头”栏目由著名画家韩伍老先生专门为本报创作。自2009年8月至今,近八十年高龄的老先生跟着版面创作,六年来从不“迟到”。这个栏目自编自绘,图文并茂,一幅图加三四百字的短文,从柴米油盐到今昔生活,从自己的过去、现在到90后、00后们的精彩生活,题材丰富,绘画严谨。为了开拓思路,老先生会让朋友拿上相机,在新上海的各个角落拍照,搜集创作题材。他的画出名,文章也写得特别生动,比如写吃的,就有不少读者说,看了让人垂涎欲滴。每隔几个月,老先生和我总会探讨一下近来创作的内容,比如最近的画是否受欢迎、如何改进,时下流行什么新话题,等等。

本书选自2009年8月起至2015年5月止的“市井故事”版面,编为十三辑,共收入230个故事。

“市井故事”选编成书,除了得到作者、读者的支持和关注,也得到了《新民晚报》美术编辑孙绍波先生的大力帮助,在很短的时间里,他抽出业余时间为本书的辑封配上了精美的图画,在此谨致敬意。借此机会,还要向上海辞书出版社及责编刘大立先生、美编汪溪先生认真、严谨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。

衷心希望本书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!

(本文为《人间处处有真情——<新民晚报·市井故事>精选》后记)

从前

梅子涵

我们那时的确是幼稚相,连呼呼啦啦走路的样子都幼稚。但其实他们成熟什么,他们二十岁,我们十七岁,那都是一副浅薄相的年纪,读了一些年浅薄的书,“文革”里各自被祸害、耽溺,所谓出身好的,气息里难免轻飘,出身卑贱的,未开口已沉甸,气度想轩昂也很难。但是偏偏这几百个很年轻的人里,就有一个姓黄的大蒜头。

他真是一点儿也没有我们的浅,没有幼稚,没有倚老卖老,也完全没有所谓出身不好的卑微。要说卑微,他真是可以卑微的,因为他高知、高薪的父亲被打倒,家族里也是乌云密布,不在中国台湾就在美国,那时,中国台湾第一可怕,美国第二可怕,又是台湾,又是美国,那么从任何角度看,他的身影里都有黑乎乎的可疑。

很小的时候,我就非常爱看故事,《新民晚报》的“市井故事”版面是每期必看。

1997年起,“市井故事”曾出过一套精选,当时刚上初中的我,特地去买了好几本,现在家里能翻到的有《推销小姐历险记》《阿王的“狗生意”》《神奇的保龄球小姐》等。只记得一个个故事引人入胜,让我爱之如宝,欲罢不能。

十多年后,我大学毕业,来到新民晚报社工作,进入副刊部,接手的版面就是“市井故事”,这给我的感觉似乎有点“重操旧业”,心里也暗自高兴,已经看了十几年的“市井故事”,现在终于能大显身手一番,自己选故事,编辑我最喜欢的“市井故事”版面了。

“市井故事”版面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和作者群,每天都能收到大量来稿,其中不少来自全国各地,有专业故事家的,也有草根故事家的,这些故事家写出一篇篇“看得懂、记得住、讲得出、传得开”的脍炙人口的好故事。

“市井故事”版面的“新上海·角落头”栏目由著名画家韩伍老先生专门为本报创作。自2009年8月至今,近八十年高龄的老先生跟着版面创作,六年来从不“迟到”。这个栏目自编自绘,图文并茂,一幅图加三四百字的短文,从柴米油盐到今昔生活,从自己的过去、现在到90后、00后们的精彩生活,题材丰富,绘画严谨。为了开拓思路,老先生会让朋友拿上相机,在新上海的各个角落拍照,搜集创作题材。他的画出名,文章也写得特别生动,比如写吃的,就有不少读者说,看了让人垂涎欲滴。每隔几个月,老先生和我总会探讨一下近来创作的内容,比如最近的画是否受欢迎、如何改进,时下流行什么新话题,等等。

本书选自2009年8月起至2015年5月止的“市井故事”版面,编为十三辑,共收入230个故事。

“市井故事”选编成书,除了得到作者、读者的支持和关注,也得到了《新民晚报》美术编辑孙绍波先生的大力帮助,在很短的时间里,他抽出业余时间为本书的辑封配上了精美的图画,在此谨致敬意。借此机会,还要向上海辞书出版社及责编刘大立先生、美编汪溪先生认真、严谨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。

衷心希望本书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!

(本文为《人间处处有真情——<新民晚报·市井故事>精选》后记)

可是你看看他,一个二十岁的人,大大脑袋的脸上笑容好像没有消失的时候。非常标准的北京话,慢慢地、慢慢地、一句一句,不可能有慌慌忙忙、急急匆匆的节奏。他永远都是等你说完他再说,你说的时候,他笑嘻嘻,他说的时候,你打断他,他就让你说,依旧笑嘻嘻。那是一个讨论任何事情就立即变成辩论的时代,辩论,争吵到后来,如果还有一个人平和地坐在那儿,那么一定

还是他大蒜头,而且笑嘻嘻。应该没有人会认为他老奸巨滑,因为他的笑容,他的从容,他的神情、语句乃至整个内心温和地铺展开,像一条柔软、绒绒的全棉、全毛毯子,让你清清爽爽看见了上面的编织,看清楚了一个人的大度、干净,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没有暗藏利器以及一块可能扔向你的小石子!大蒜头的心里没有小石子!哪里还有什么黑乎乎的可疑!

这是我十七岁时看见的。虽然他的十七岁幼稚得十分可爱和可笑,可是偏偏我十七岁时的这个看见表明其实我也有成熟!对不住,这是我对自己的稍微夸奖。

现在继续说大蒜头。大蒜头会劳动。高知、高薪家的儿子照样会劳动。他挖土的节奏也如同说话的节奏,一锹一锹,不疾不惰,每一锹上的土都是厚厚一大块,厚厚一大块被他笑嘻嘻抛进车里。这些游美的同学说,大蒜头美国家里的园子里菜种得可好了,种什么,丰收什么,吃不完的。我问他们:“你们看见过他一锹一锹挖土吗?每一锹都丰厚!”所以他也也会种植,很容易丰收。

他们说,大蒜头的家是二十年前装修的,到现在仍显得角角落落全合理。我说:“你们记得他手里的工作手册吗?”他当排长的时候,他后来负责砖瓦厂的设备购买,他把所有该记下的都写在那本小小的工作手册上。站在边上横着扫一眼,工整的字,清晰,记录下的不是整排绵长的滔滔句子,而是凝练、集中的核心,结构是跳

情作了实地调查,为车桥战役作准备。车桥,是淮安城东南20余里的大镇,坐落在润河两岸,河道上有5座桥梁,俯瞰全镇,形如“车”字,是以得名。在随后召开的车桥战役作战会议上,副师长兼副司令员叶飞详细介绍了有关车桥的敌情:守敌为日军1个小队40余人和伪军1个大队600余人,四周筑有大土围子,并筑有53座碉堡,构成绵密的交叉火力网。锦子四周围墙高达2丈,外壕宽1.5丈,壕中积水七八尺深,且与界河相通,以车桥为中心,外围还有十几个坚固的据点相拱卫,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筑垒配系。会议研究认为:攻打车桥将是一场硬仗。但是,敌人所占据点之间空隙较大,又是日军第64师团和第65师团的结合部,两部之间的协同不便,这对我军进攻是比较有利的。

据此,粟裕和叶飞决定调集5个多团的兵力,分为3个纵队,攻坚、打援并举,以1个纵队攻坚,两个纵队打

援。这次战役由叶飞具体指挥。3月5日凌晨1时50分,战斗打响了,攻城部队按预定计划出击。3旅旅长陶勇亲自指挥第2纵队,利用黑夜从日伪军外围据点之间直插车桥,以隐蔽迅猛的动作,从南北两个方向直取车桥镇两翼。两路部队迅猛越过外壕,架起云梯,爬上围墙。仅过25分钟,我第7团便突破围墙,攻入镇内,随后在炮兵大队的配合下,以数个战斗小组分散突击,逐个消灭敌人火力点。

敌人负隅顽抗,被誉为“飞将军”的6连战士陈福田,腰上别满手榴弹,背上梯子,冒着弹雨,飞身爬上碉堡顶盖,抡起十字镐,挖开窟窿,将一连串手榴弹塞进碉堡,顽抗的敌人被消灭了。战至上午9时,我军占领镇内全部街道,攻下10余座碉堡,全歼伪军1个大队,并将日军残敌压缩在核心工事内。

5日下午,淮阴、淮安、涟水等地日军(华北派遣军第65师团第72旅团山泽大队),纠合伪军共700余人,分批在

我小时候在广东,老听到这几句顺口溜,说:“牛耕田,马食谷,老豆(父亲)赚钱仔(儿子)享福。”也真不假,乡下耕田的都是牛,水牛、黄牛,反正是牛。我到乡下,也赶上牛犁田、耙田。牛好辛苦啊。可在广东极其难得看到马,只偶尔看到军官骑的马,高头大马,毛光闪亮,威风凛凛。没错,牛耕田,马食谷,马是享福不干活的。

说牛说马

任溶溶

等到我后来看苏联电影,不对呀,他们那里耕田的不是牛,倒是马。那些俄罗斯农民赶着马犁田耙田。这些马一点也不威风凛凛,毛一点也不光滑。我们广东那几句顺口溜在这里一点也用不上。

反正马与牛都为人所用,倒是电影《夜半歌声》中那句唱词“谁愿意做奴隶,谁愿意做马牛”,把马牛放在一起比较准确。

我又想到,广东女人常羡慕北方女人:“我们广东女人一年到头光着脚干活,北方女人穿鞋穿袜,多福气啊!”其实北方天气冷,又不种水稻,虽然穿鞋穿袜,她们同样也是在辛勤劳动的呀。

由此可见,看事情得全面看,不要片面看,不要看偏了。

跃的,但是看得清逻辑,所以不管是购买还是汇报,都不会有错。他的天性里有“手册”,所以他的房子怎么可能经不住二十年?他们说,大蒜头很会做饭。我说,他早就会做。你们忘记了他请我们到他家里吃过饭了?我看着他

在炒锅前洒脱地扬臂,把大葱炒回锅肉……一盘盘漂亮地端到我们面前时,我心里还想过,叫他大蒜头,是不是他能做这么好的菜啊?真是好吃!我说,明白了吗?你们夸耀的一切,你们被他完美地安排,满心温暖和喜悦,早就在他的很多年前里,二十年前,二十岁后。

刘若英唱的一首好歌叫《后来》,我现在写的这个叫《从前》,后来和从前是连在一起的。他们说,这一切你怎么都看得见而且记住了呢?我只能说,这可能因为十七岁的时候已经注定了我后来是一个写作的人吧,否则我怎么解释?

作为一个人,比起大蒜头,我要差很多,真差很多了。这回我就不夸奖自己了。总夸奖自己,显得不成熟。



站台
选自《回不去的故乡》 九儿

援。这次战役由叶飞具体指挥。3月5日凌晨1时50分,战斗打响了,攻城部队按预定计划出击。3旅旅长陶勇亲自指挥第2纵队,利用黑夜从日伪军外围据点之间直插车桥,以隐蔽迅猛的动作,从南北两个方向直取车桥镇两翼。两路部队迅猛越过外壕,架起云梯,爬上围墙。仅过25分钟,我第7团便突破围墙,攻入镇内,随后在炮兵大队的配合下,以数个战斗小组分散突击,逐个消灭敌人火力点。

敌人负隅顽抗,被誉为“飞将军”的6连战士陈福田,腰上别满手榴弹,背上梯子,冒着弹雨,飞身爬上碉堡顶盖,抡起十字镐,挖开窟窿,将一连串手榴弹塞进碉堡,顽抗的敌人被消灭了。战至上午9时,我军占领镇内全部街道,攻下10余座碉堡,全歼伪军1个大队,并将日军残敌压缩在核心工事内。

“攻点打援”克车桥

纪平

敌人负隅顽抗,被誉为“飞将军”的6连战士陈福田,腰上别满手榴弹,背上梯子,冒着弹雨,飞身爬上碉堡顶盖,抡起十字镐,挖开窟窿,将一连串手榴弹塞进碉堡,顽抗的敌人被消灭了。战至上午9时,我军占领镇内全部街道,攻下10余座碉堡,全歼伪军1个大队,并将日军残敌压缩在核心工事内。

5日下午,淮阴、淮安、涟水等地日军(华北派遣军第65师团第72旅团山泽大队),纠合伪军共700余人,分批在



有个病人总在呻吟:唉哟,唉哟……病房里的护工听得烦死了,建议道:爷叔你不要叫啦,只要数一个大力士,两个大力士,三个大力士,四个大力士……数到1000个大力士,保证你就不痛了。

另一个病房的护工走进来加油添醋:爷叔你不用数什么大力士,叫你老婆把存在银行里的20万元现金拿来,你只要数钞票,一百块、两百块、三百块……用不着数到10万块,身上就不痛了,哈哈哈哈哈!

你说得对。刚动过手术的陈老师指着手里那本正规出版的刊物《科学心理》说:你们不是开玩笑,看看,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周欣悦带领他的研究团队,通过500人次的试验,最后得出结论:数钱可以减少疼痛的程度,毋庸置疑,人在数钞票的时候是会短暂地忘记疼痛的——这是周教授发表的科学论文。

哦,周教授的学说彻底解放了吝啬鬼,原来一般人也会喜欢数钱的呀!

我想,当年华佗给关公刮骨头治伤的时候,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让关老爷数钱呢?看来当下的科学水平真的是很高了。

有位幽默人士曾经给“科学”两字下了另类定义:“科学,就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懒惰之心而必须勤奋地研究和运用的东西。”眼下,这个定义似乎应该改一改:“科学,就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搞笑之心而……”

如今寻科学开心的人居多,每隔几天,就有新的科学见解见诸报端,这些人还不是弄堂里退休的阿奶老爹,都是正儿八经的专业研究人员。美国芝加哥哥大学的一个教授就发现:吃葡萄干可以健齿杀菌,最主要的是抗癌作用明显。研究表明,那些种植葡萄和吃葡萄多的人群中,癌症发病率明显减少。葡萄干比冬虫夏草强多了!

这样的科研成果用不着到科学研究所去打听真伪,只要看看卖家的表现就清楚了,那些卖冬虫夏草看到这研究成果的急得要命,而推着小车卖葡萄干的新疆人实在是笑不动:今天我的葡萄干还论两卖论斤称,再过几日,十颗葡萄干装一盒,一颗45元!duang!然而,还是有严肃认真的中国医生站出来纠正:葡萄干中含有辅酶Q10,确实有一定的降压作用,但它不抗癌!

再说一个开科学玩笑的事:2015年菠萝科学奖获得者中,有一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硕士,他写了一篇文章叫《“呵呵”的网络功能研究》,从“呵呵”的词性变异和分布入手,对比了书面语“呵呵”和日常用语“呵呵”之不同,从而确定“呵呵”在网络会话中表达了强烈的负面情绪……全文有60多页。

我猜想该硕士一定会再接再厉,继续发表科学论文系列:《关于“哼唷哼唷”在打工过程中的喘息功能》《关于“嘻嘻哈哈”在刘老根舞台的赚钱模式》《论“叽叽喳喳”在鸟群中的呼唤奇效》……

我要给开科学玩笑的先们提个建议:你们不妨去写科学幻想小说,那种体裁可以给不切合实际的想象装上“科学”翅膀,看上去就不那么滑稽和荒唐,很是隐蔽。比如哈利·波特骑上扫帚柄飞上蓝天……那不是胡思乱想,而是“科学”幻想!

淮安集结,乘汽车向车桥增援。当第一批敌人进入韩庄,芦家滩打援纵队伏击阵地时,我军突然猛烈开火,迫敌人进入我预设的地雷阵地,炸死了一批敌人,接着第二批、第三批援敌亦进入韩庄与第一批残敌会合。当晚,敌向我阻击阵地进犯。我军从敌侧背奋勇出击,与敌白刃格斗。敌伤亡惨重,向韩庄东北突围,在芦苇荡边被我切成三段,大部就歼。激战到7日拂晓,困守车桥小土围内负隅顽抗的日军也大部被解决,残部逃往淮安,叶飞指挥部队乘胜扩大战果,至13日相继收复道口、曹甸镇等据点10余处,车桥战役胜利结束。

车桥战役是华中抗战史上对敌震动最大的一次攻势作战,共摧毁日伪军碉堡50余座,歼灭日军山泽大佐以下460余人,生俘山本一三中队以下24人,歼灭伪军480余人。捷报传到延安,新华社向全国播发消息,赞扬这是“以雄厚兵力”打的“大歼灭战”。

十日谈

甄家庄“火烧野牛”,请看明日本栏。

敌后歼寇记